

用圣经文字 “套” DNA 分子，依据十分 “脆弱”

Grace

张东生依据古圣经文字和现代 DNA 分子概念的比较，得出“圣经文字和 DNA 分子巧合”的结论（刊于 <http://xkxy.org>）。很多读者看到这类题目的第一眼，就会不加思索地就认为，将圣经文字和 DNA 分子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依据”，不用说也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笔者也认为，单从字面上来看这些“依据”，也确实是十分“脆弱”的，甚至经不起任何一处微小的改动，否则全文都将面目全非。

笔者在对张东生的部分“结论”和“依据”逐条剖析之前，在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的部分文字内容：有人在公元前 571 年左右用拟人的手法写下的一段类似日记的文字，距今约两千六百多年，记述了当事人看到的一个奇异的情景：有一个旋风从北方刮来，从中心的火光中奇异地显现出相互连接的四个活物来，他们构成了人的形象。进一步仔细观察后，又看到了关于每一个活物的细节内容：活物的各组成部分都是非常奇特的，有四张不同的脸，有人的手，还有象铜一样的腿脚，这三部分构成了活物的身体。另外还有四个翅膀，其中两个是用来与别的活物连接的，另外两个是用来保持身体的。每一个活物都遵循特定的方向，不能逆向。这是“以西结书”第一章前半部分的文字所记述的内容，由于太“离奇”和“怪异”，就给历史上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个不同的印象和猜测，非宗教人士认为这是神话故事中的“怪物”，或是来自火星的“外星人”。犹太宗教和基督宗教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制造的“天使”。可见所有地球人都认为，这绝对不是地球上的东西。

张东生先生做为地球人之一，却提出了与所有其他地球人都不相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系统”中的设备，这系统设备存在于地球，但并不是人造的。这个“奇特系统”的影像在两千六百多年前，被以某种梦境或幻觉的方式展现在以西结的眼前。由于仅仅是影像而非实物，所以当年的以西结无法确定这东西的真实尺寸。又由于影像以梦境或幻觉的方式展现，也就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同时看见，所以在人类历史文字中没有同类记载。张东生在破解以西结之谜时，斗胆提出了他个人的观点：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文字与 DNA 核苷酸分子之间，无论是整体上还是细节上，无论是在数字上还是在内容特征上，都存在对应巧合的奇特关系：圣经

“以西结书”第一章是在用拟人的手法描述“DNA 核苷酸分子”（刊于 <http://xkxy.org>）。

基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地球人对“DNA 核苷酸分子结构”“无知”的现实，笔者在对张东生的部分“结论”和“依据”逐条剖析之前，还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在 1953 年 4 月 25 日和 5 月 30 日，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联名发表的两篇共三页文字和六幅插图的论文，了解一下地球人是怎样首次正确描述 DNA 核苷酸分子结构的（括号内的字不是 Watson 和 Crick 的内容，是笔者的注释）。他哥俩设想到：DNA 是右旋双螺旋分子（有一个旋风从北方刮来），仅仅由相互连接的四种核苷酸构成（从中现出相互连接的四个活物），是地球生物的遗传物质（他们构成了人的形象）。关于每一个核苷酸的细节内容：有四种不同的碱基（四张脸），有五碳糖（人的手），还有磷酸（象铜一样的腿脚），这三部分构成了核苷酸的身体。另外还有四个化学键（四个翅膀），其中两个是用来与别的核苷酸连接的，另外两个是用来保持分子特殊结构的。每一个核苷酸都遵循特定的 3'-5' 连接方向，不能逆向。这是 Watson 和 Crick 论文的部分文字和插图所记述的内容，这段内容的详细图解参见“旋风中的四活物与双螺旋中的四核苷酸（图解）”一文（<http://xkxy.org>）和 1953 年 4 月 25 日和 5 月 30 日的自然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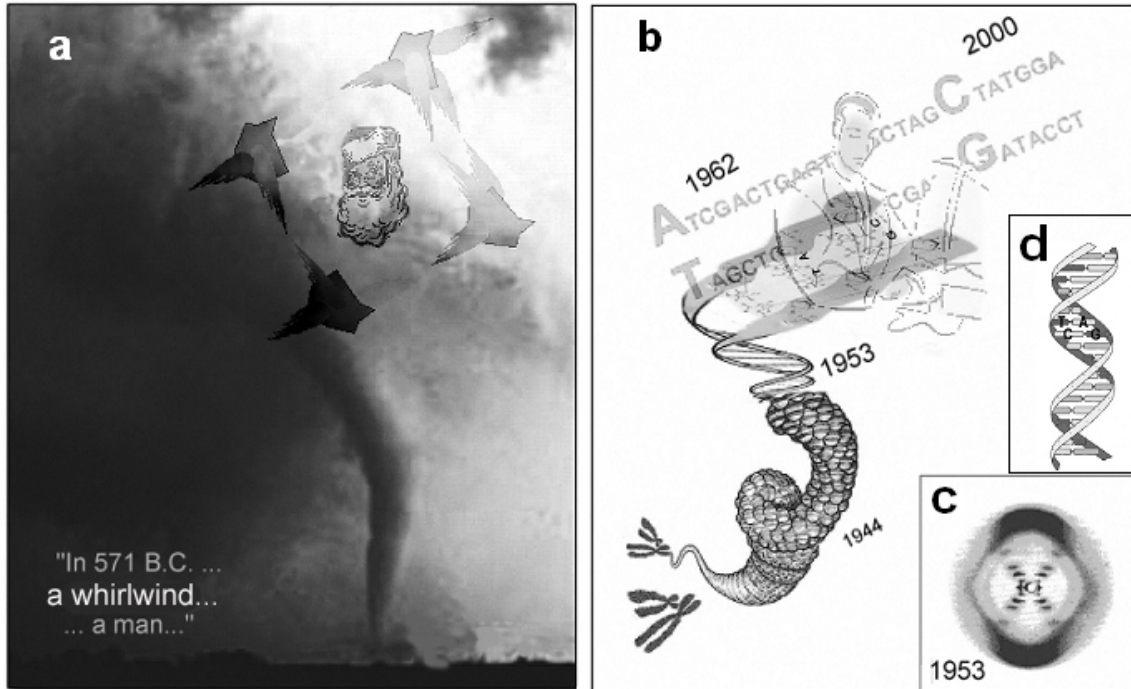
笔者对张东生的部分“结论”和“依据”之间的“脆弱”之处逐条进行了剖析：

张东生的结论 1：圣经中用“旋风”来隐喻 DNA 分子的双“螺旋”

张依据的事实 1：(a) 在 1611 年首部英文(KJV)圣经版本中，以西结书第一章中出现的是“whirlwind”（旋风）一词。(b) DNA 分子的“螺旋”结构是科学事实。

依据的脆弱点 1：(a) 在 1611 年首部圣经 KJV 英文版本中，以西结书第一章出现的若不是“whirlwind”（旋风）一词，而是被翻译成“狂风”“暴风”，(b) 或现在有人证明 DNA 分子不是“螺旋”结构，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最重要的主线索。

笔者注解说明 1：若否定张东生的结论 1，必须完成这下面两件事：(a) 从现在起，将世界上所有英文(KJV)圣经版本以西结书第一章中“whirlwind”（旋风）一词更换成为“狂风”或“暴风”，只有将时光倒流到三百九十六年以前，重新出版印刷 KJV 圣经。(b) 有人能够证明 DNA 分子根本不是“螺旋”



结构, 同时还要收回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等人的诺贝尔奖. 这似乎对历史,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现实的.

张东生的结论 2: 旋风中显出的“四活物”是隐喻 DNA 螺旋分子中的“四核苷酸”

张依据的事实 2: (a) 圣经以西结书描述“旋风”只由“四个活物”组成. (b) 科学发现表明, 组成 DNA 螺旋分子的核苷酸确实也只有四种.

依据的脆弱点 2: 若一旦有人发现 DNA 分子不止是由四种核苷酸, 而是由五种六种核苷酸所组成, 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的另一重要主线索.

笔者注解说明 2: (a) 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没有发现人体 DNA 中存在第五种核苷酸. (b) 2600 年已经过去了,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从“旋风”中一定必须呈现出相互连接的“四活物”, 而且必须只有“四个”, 多一个不行, 少一个也不行. 只有当张东生将其与 DNA 的四种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巧妙和准确.

张东生的结论 3: 旋风中四活物显出“人的形象”是在隐喻 DNA 编码人体结构

张依据的事实 3: (a) 圣经文字描述旋风中“人的形象”必须通过“四个活物”才能显示出来. (b) 到目前为止, 地球上每一个人体的实体构造都是由 DNA 分子中“四种核苷酸”编码出来的, 无一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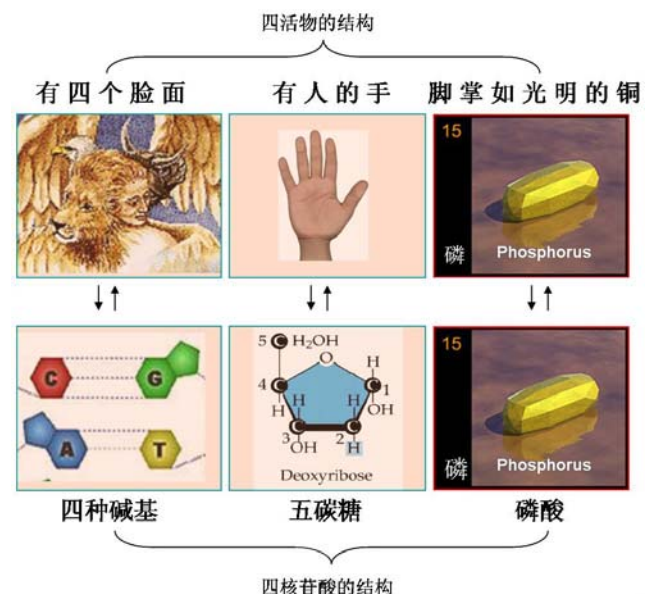
依据的脆弱点 3: 一旦有人发现人体的生物学结构还可以由 DNA 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以外的其它物质所编码,

那么“圣经文字和 DNA 分子巧合”的结论就不是完全正确的.

笔者注解说明 3: DNA 分子中四种核苷酸是编码人类身体生物学结构的唯一物质, 这已是铁定事实.

张东生的结论 4: 四活物身体的三个基本结构是在隐喻组成核苷酸的三个基本结构

张依据的事实 4: (a) 圣经文字描述四活物身体的组成只有三个硬件(脸, 手, 腿脚). (b) 每一个核苷酸的组成也只有三个硬件(碱基, 戊糖, 磷酸).



依据的脆弱点 4: (a) 如果圣经文字描述四活物身体的组成还有第四个硬件, (b) 或 DNA 分子中核苷酸不只是由三个硬件(碱基, 戊糖, 磷酸) 组成, 而是由四个或五个部分组成, 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最重要的基础。

笔者注解说明 4: (a) 圣经文字没有提到四活物身体的组成还有第四个硬件. (b) 科学发现 DNA 分子中核苷酸只有三个硬件(碱基, 戊糖, 磷酸), 对于 DNA 结构来说, 少一个不可, 多一个也不可。

张东生的结论 5: 四活物的 “四种脸” 是在隐喻 DNA 中核苷酸的 “四种碱基”

张依据的事实 5: (a) 圣经文字明确记述四活物拥有四种 “脸”: 鹰, 牛, 人, 狮. (b) 天然 DNA 分子中只有四种碱基: A, T, C, G.

依据的脆弱点 5: 一旦有人发现 DNA 核苷酸中的碱基不止四种, 而有五种或六种, 那么核苷酸就无法准确地与四活物相对应, 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的最重要的另一个基础。

笔者注解说明 5: (a) 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没有发现 DNA 核苷酸的碱基可以多于四种或少于四种, 天然 DNA 分子中必须只有四种碱基, 已是铁定事实. (b) 圣经描写四活物一定要拥有四种 “脸”, 由于 “离奇” 而长期令人困惑, 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只有当张东生将其与 DNA 的四种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巧妙和准确。

张东生的结论 6: 四活物的 “手” 是在隐喻 DNA 螺旋分子中核苷酸的 “五碳糖”

张依据的事实 6: (a) 圣经描写每一个活物都必须有 “人的手”, 是 “五指” 结构. (b) DNA 分子中每一个核苷酸都必须有 “戊糖”, 含有五个碳原子。

依据的脆弱点 6: (a) 若圣经描写四活物时没有提到 “人的手”, (b) 或有人发现 DNA 核苷酸中的糖不是只含有五个碳原子的 “戊糖”, 而是含有六个碳原子的 “葡萄糖”, 那么核苷酸就无法准确地与四活物相对应, 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的又一个重要基础。

笔者注解说明 6: (a) DNA 分子中每一个核苷酸中的糖都只含有五个碳原子, 从不存在含有六个碳原子的 “葡萄糖”. (b) 圣经描写四活物必须含有 “人的手”, 长期以来令人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只有将其与 DNA 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巧妙和准确。

张东生的结论 7: 四活物颜色如 “铜” 的 “脚” 是在隐喻核苷酸中磷酸的 “磷” 元素

张依据的事实 7: (a) 圣经描写四活物都拥有光明如 “铜” (burnished bronze) 的脚. (b) DNA 核苷酸必须含有磷酸, 其磷结晶的外观与 “黄铜” 极其相似。

依据的脆弱点 7: (a) 如果圣经文字描写中没有强调四活物必须有脚, 其特征必须呈 “铜” (burnished bronze) 的颜色, (b) 若核苷酸中没有含磷的磷酸, “磷” 元素结晶的外观与 “黄铜” 不是极其相似的话, 那么核苷酸就无法准确地与四活物相对应, 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的又一个重要基础。

笔者注解说明 7: (a) 结晶纯磷的外观与 “黄铜” 极其相似, 图参见 “旋风中的四活物与双螺旋中的四核苷酸 (图解)” (<http://xkxy.org>). (b) 圣经文字强调四活物必须有脚, 其特征必须呈 “铜” (burnished bronze) 的颜色, 长期以来令人困惑不解, 只有将其与 DNA 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巧妙和准确。

张东生的结论 8: 四个 “翅膀” 是隐喻 DNA 分子中核苷酸之间的 “四个化学键”

张依据的事实 8: (a) 以西结描写到, 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 “翅膀”. (b) Watson 和 Crick 描写到, 每一个核苷酸都有两个 3’ -5’ 连接键和两个氢键。

依据的脆弱点 8: (a) 如果以西结描写每一个活物都有六个或八个 “翅膀”, (b) 或如果 Watson 和 Crick 描写每一个核苷酸不是拥有两个 3’ -5’ 连接键和两个氢键. 那么四个 “翅膀” 对应于 DNA 分子中核苷酸的 “四个化学键” 就不是十分准确。

笔者注解说明 8: 以西结描写的四活物拥有四个 “翅膀”, 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些 “翅膀” 却不是用来飞翔的, 只有将其与 DNA 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生动和巧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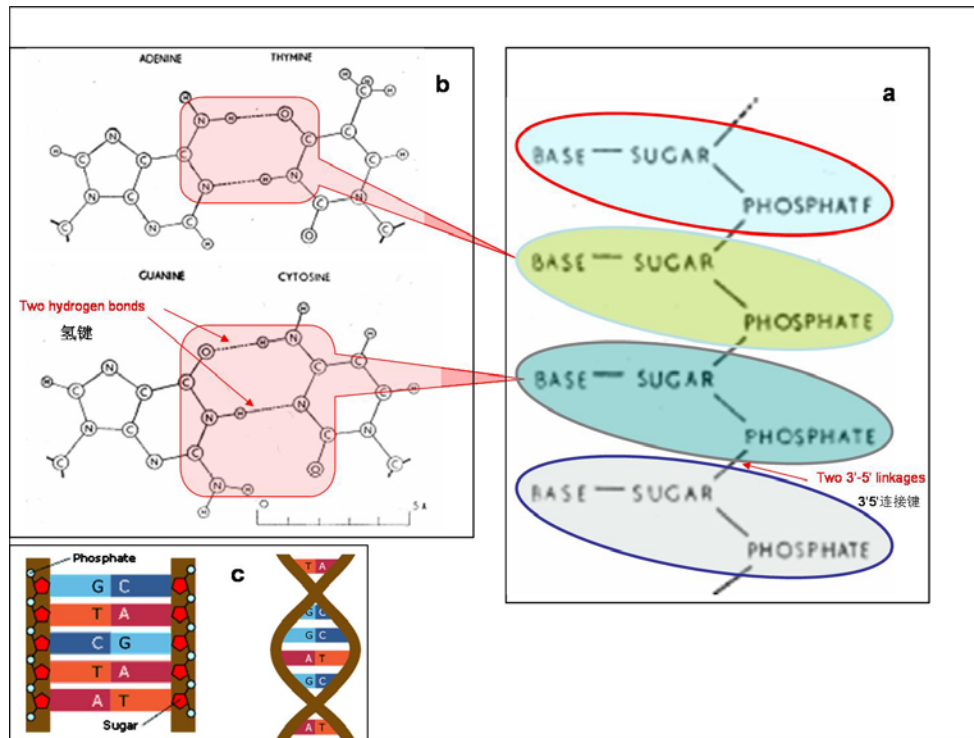
张东生的结论 9: 两个相互连接的 “翅膀” 是隐喻 DNA 中的两个 “3’ -5’ 连接键”

张依据的事实 9: (a) 两千六百年前, 以西结描写每一个活物都有两个 “翅膀”, 是用来与另外的活物相互连接的. (b) 在 1953 年, Watson 和 Crick 描写每一个核苷酸都有两个 3’ -5’ 连接键与上下两个相邻的核苷酸相互连接。

依据的脆弱点 9: 如果以西结描写四活物的这两个 “翅膀” 是用来飞行的, 不是用来连接的, 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主线索。

笔者注解说明 9: (a) DNA 分子中每一个核苷酸的确只用两个 “3’ -5’ 连接键” 就形成了 DNA 分子的骨架. (b) 以西结描写四活物的这两个 “翅膀” 是用来连接的, 不是用来飞行的, 一直都令人不解, 只有将其与 DNA 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巧妙和准确。

张东生的结论 10: 另外两个 “翅膀” 是隐喻 DNA 分子中两个碱基之间的氢键



The four nucleotides linked together in DNA molecular

(a) In 1953 Watson and Crick sketched the figure to show how the four nucleotides link each other to form a chain by 3'5' linkages. Each has two of the linkages. (b) In 1953 Watson and Crick sketched the figure to show how the two hydrogen bounds between nitrogenous bases result in the bases are largely buri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DNA and are kept away from water. (c) The bases are buri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DNA by hydrogen bounds between A and T (two), C and G (three).

张依据的事实 10: (a) 以西结描写到, 每一个活物还有另外两个“翅膀”, 其功能是用来“遮体”的. (b) Watson 和 Crick 还描写到, 互补碱基之间都有两个氢键, 将 DNA 分子两条链中互补碱基并联在一起, 其功能是用来将碱基保持在 DNA 分子的内部, 避开外部的水分子. 依据的脆弱点 10: (a) 如果以西结描写的这另外两个“翅膀”的功能不是用来“遮体”的, (b)或 DNA 分子不需要互补碱基之间的氢键就能使疏水的碱基保持在 DNA 分子的内部, 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内容将失去与 DNA 分子联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主线索.

笔者注解说明 10: (a) DNA 分子必需互补碱基之间的氢键, 才能使疏水的碱基保持在 DNA 分子的内部, 避开外部的水分子. (b) 以西结描写四活物的这两个“翅膀”不是用来飞行的, 其功能是用来“遮体”的, 为什么四活物特别需要两个“翅膀”用来保护“身体”, 一直都令人不解, 只有当张东生将其与 DNA 核苷酸联系在一起时, 就显得那么通顺和谐, 也进一步张显出圣经文字的生动和巧妙.

结论

从笔者以上逐字逐句的剖析中可以看出, 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文字与 DNA 核苷酸分子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

整体上还是细节上, 无论是在数字上还是在内容上, 都存在十分微妙的内在联系. 不剖析不知道, 一剖析吓一跳. 张东生将圣经文字和 DNA 分子联系在一起的“依据”和“结论”, 显然是严谨的通顺的, 虽然“脆弱”, 但能够经得起任何推敲, 这是因为圣经中这段文字已经在人类社会中被“凝固”两千六百年了, 错不了也变不得了. DNA 核苷酸的这种奇妙结构在地球上被固定下来, 也不止几百万年了, 同样错不了也变不得了. 无论什么人怎么推敲, 结论都是明白的. 圣经中的一句话似乎早已断定了这类巧合的发生是必然的是无可推诿的: “For the invisible things of him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re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by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even his eternal power and Godhead; so that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Bible, KJV, Romans 1:19-20).

无论是神论还是无神论, 如果有心也有时间认真关注地球生命和人类起源的“真相”, 推敲一下张东生的“依据”和“结论”, 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是心有余力不足, 真的不懂生物分子知识, 而无法推敲, 可以向懂生物学的朋友请教下列简单问题:

DNA 分子是螺旋结构吗?

DNA 是由四种核苷酸构成的吗？

人体的生物学结构一定是由 DNA 四种核苷酸编码的吗？

DNA 中的核苷酸是由三个硬件 (碱基, 戊糖, 磷酸) 组成的吗？

DNA 分子中只有 A T C G 四种不同的碱基吗？

DNA 核苷酸中的糖是不是只含有五个碳原子？

核苷酸中含有磷酸, “磷”元素结晶的外观与“黄铜”极其相似吗？

DNA 分子中每一个核苷酸都有两个 3' -5' 连接键吗？

DNA 分子互补碱基之间的两个氢键, 能使疏水的碱基保持在 DNA 分子的内部, 避开外部的水分子? Watson 和 Crick 在 1953 年真是这样描写的吗？

上述这十个问题对于一个生物学者来说, 都是浅而易见的. 得到回答后, 就可以推敲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文字了.

(如果读者还想知道细胞“染色体”, “DNA 分子”, “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和“细胞凋亡”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巧合”关系, 请参阅张东生的系列文章, <http://xkxy.org>).